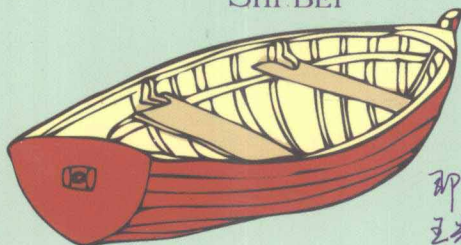


XUE HAI
SHI BEI



即使拾得满满一小筐
五光十色的贝壳
也只能算是沧海一粟

学海拾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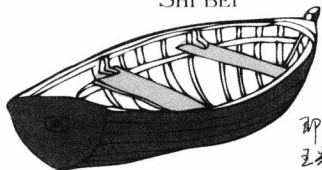
曾嗣良◎著

我已七十有余，甚至会感到，我活到现在，尚未泛舟出海。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

光明日报出版社

XUE HAI
SHI BEI



即使拾得满满一小筐
五光十色的贝壳
也只能算是沧海一粟

学海拾贝

曾嗣良◎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学海拾贝 / 曾嗣良著. --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12-3073-7

I. ①学… II. ①曾…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4221号

学海拾贝

著 者: 曾嗣良

出 版 人: 朱庆
责任编辑: 李娟
封面设计: 苏涛

终 审 人: 温梦
责任校对: 王颖会
责任印制: 曹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lijuan@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俊林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俊林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82千字

印 张: 4.25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3073-7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是一副劝学的名联，多见于学府、书店和孔庙。

尽管我已七十有余，而对这副名联的体会，却是越来越深了。甚至会感到，我活到现在，尚未泛舟出海，只不过是一个在海岸边不顾海浪没脚，兴致勃勃地捡拾贝壳的“顽童”，从少拾到老，即使拾得满满一小筐五光十色的贝壳，与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贝壳世界相比，也只能算是沧海一粟。

我的老家在广州市，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广州度过的。1959年，高考前报志愿，按我自己的爱好和志向，本是想学文学或历史的。但父母都劝告我：还是学工科好。好在我的数、理、化成绩也很好，对电学、力学尤有兴趣。于是，我的第一志愿选择了武汉大学水利电力学院电力工程系，被录取为该校本科生，并以优异成绩读至毕业。从此，我把电力工程作为自己的终身专业，而把文学历史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后来，我虽已“奉命”从政，但仍不改初衷，并延续至今。

前些年，我因公出差，曾先后到过福建省的厦门和澳大利亚的悉尼市。这两座城市都靠海，而城市的人文风貌却差异很大，唯独有一点是很相似的，就是都有很多卖贝壳的小商店，店里陈

列着许多色彩斑斓的贝壳项链，引人注目。由此，我受到启发：何不把自己几十年来拾得的“贝壳”也串连成项链，既便于保存，又便于阅鉴呢！于是，我开始筹备出版这本小书。

末了，补充说明两点。其一，本文集收入的文章、诗歌，绝大部分曾在国家级和省市级报刊上公开发表过。其中，部分论文还在北京、成都、昆明等地举办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上宣讲过，并获奖。其二，另有部分公开发表过的电力技术方面的论文，因其专业性太强，很不适合多数读者阅读，故未收入本文集。

我恳切期待各位读者对本书给予批评和指正。

曾嗣良 写于昆明银海森林小区

2012年6月

目录

第一章 人生回眸

一 回眸珞珈 感恩无尽	3
二 失去手臂的维纳斯	6
三 怀念袁牢	8
四 不服老的美国朋友	10
五 从老有所为到老有所乐	13
六 忆刘德俊同志	16

第二章 时政述评

一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三讲”教育学习心得	21
二 今日俄罗斯：富国中的穷国	23
三 实行依法治国 保障长治久安	27
四 保护环境 造福人民	29
五 共产党员要勇于实事求是	31
六 必须依法规划、建设、管理城市	33

第三章 文明诚信

- 一 想起了张家港和悉尼 37

第四章 经济述评

一 区域经济与木桶原理

- 第三届中国管理创新大会交流论文 41

二 “马太效应”的启示

- 首届中国管理创新大会交流论文 45

三 “抹黑”与“贴金”

- 也谈如何看待小水电 49

四 用系统工程学观点看小水电径流调节 53

五 对我省电力生产和建设的几点建议 56

六 云南省应继续大力开发水电 62

七 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65

八 关于整合玉溪钢铁资源的思考 71

九 “玉烟”生产经营模式的探讨 74

十 别了，小农经济观念 78

十一 烟矿并举 增强后劲 80

十二 玉溪邮电 方兴未艾 82

十三 破除小生产观念 迎接大市场挑战 84

第五章 电力科普

一 我们为什么向大电集资	91
二 依法保障电力事业健康发展	95
三 玉溪“先行官”的创业史	97
四 坚实的步伐 光辉的历程	
——《元江电力工业志》序	99

第六章 诗歌、格言

诗四首	103
为《睿智风采》代序	105
书赠钱家学	105
清明祭母	105
格言	106

第七章 受访录

一 了解才能支持	109
二 治水又办电	
——访玉溪地区行署副员、水电专家曾嗣良	112
三 撤地设市：人大任重道远	
——地区人大工委副主任曾嗣良访谈录	114

四	“引水入城方案是可行的”	
	——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曾嗣良	117
五	艰难的抉择 巨大的发展	120
	——访原玉溪地区行署副专员曾嗣良	120

学

海

拾

贝



 第一章

人生回眸

一 回眸珞珈 感恩无尽

1959年，我从广州第十中学考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电力工程系水能动力装置专业，原名水电站机电设备专业。并入武汉大学后，归属水利水电学院。1964年，我如期毕业，历时五年整。在广州十中时，我曾任学生会文化部部长。入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后不久，即被任命为学院学生会文化部副部长。上任后，我才知道，这个文化部是管唱歌跳舞的。而中学时代的文化部，却是管学习宣传的，两者“隔行如隔山”，我感到难以适应，因此，第二年就主动申请辞职。学院领导让我改任有线广播台文学编辑，直至四年级。

30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回母校拜访。直到1999年，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举行45周年校庆，我才有机会应邀重返母校。目睹30多年后珞珈山更加郁郁葱葱、母校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感到十分高兴。遗憾的是，由于大部分同学都已退休，难于成行，我只见到了少数同学、老师和当年同在有线广播台工作的好朋友。45周年校庆后不久，母校即并入武汉大学。这次并校，对于我来讲，并不感到意外。因为20世纪50年代初，武水就是通过全国性的院系调整，从武大分离出来的。这也应了一句古话：久分必合。

我们是电力工程系首届毕业生。当时实行全国性统一分配。系办公室的老师在黑板上挂了一张全国地理分省示意图，在各个省份里写上一个数字，即系分配到该省的人数，让我们各自选择填报。分配方案公布后，同学们都能服从，确实做到了“党指向

哪里，就奔向哪里”。我申请到云南工作的原因很简单：云南的水力资源很丰富，相信将来必有用武之地。

这次毕业分配很分散，分到玉溪地区工作的仅我一人。由于当时云南的交通、通信条件都很差，相互间的距离又远，所以同学之间的联系也就越来越少。玉溪地区是距省会昆明最近的一个地区，而当时的汽车路程也要跑大半天（现在则只需1小时），到其他地区，则要跑三、五、七天才能到达。为了到当地做现场设计，我曾一天步行38千米。校友会于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活动，同学们才逐步恢复联系。那时，我们都已是40多岁的人了。

能考入武水并读至毕业，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在武水的五年里，我们不仅学到了较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确立了坚定的专业志向，而且还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事业心，使我和同学们在日后的人生旅途上，不畏艰难，勇往直前，不走或少走弯路。一句话，回眸珞珈，感恩无尽。

“欢迎您，祖国未来的水利电力工程师！”这是1959年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报到时，映入我眼中的第一幅标语。正是这条标语，使我与电力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有幸成为全国恢复技术职称评定的首批工程师。我的证书是由国务院科技干部局颁发的。其后，1984年我奉中共云南省委之命从政，任玉溪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分管工交大口，任期10年。后任地区人大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到了2002年，从市政府正厅级巡视员的岗位上退休。虽然从政18年，我仍然分管和关注电力工业，依靠集体的力量，保持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促使本地区的电力建设和管理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并被评为高级工程师、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级会员，被选为云南省电机工程学会第三、四届副理事长，被聘为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北京）终身研究员。

在母校电力工程系就读时，系主任是仇启琴先生。当时全系的学习风气特别浓厚，老师们经常提醒我们将是首届毕业生，一定要开好头，为母校争光，并特别强调要练就过硬的制图、计算等基本功，透彻掌握水能规划和电力专业“机、电、水”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以及水电站机电设备安装、调试的基本技能。正因为这样，我后来到地方工作，遇到一些非本专业的工程技术问题，亦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一专多能”地解决问题。以至有的同事问我：“你到底是学哪个专业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事件，就是计算尺运算比赛。那时候还没有小型电子计算器，工程计算全靠计算尺。为了支持我的学习，在香港地区的四叔特地邮寄给我一把日本制太阳牌计算尺，和一盒五件装的德国制绘图仪器。我如获至宝，刻苦练习。同学们也经常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后来，电力工程系分专业举办计算尺运算比赛，我代表5934班参赛，获得第二名。虽然现在已有很多类型的电子计算器和掌上电脑可供使用，比计算尺方便、快捷、准确得多，但我至今仍保存着这把计算尺，因为它上面刻画的不仅仅是数字，还有我在武水刻苦学习的轨迹。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仿如昨天。我深深感到，能考入武大——武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之一。我永远怀念母校，感谢母校！

首载《武大校友通讯》2006年第2辑

二 失去手臂的维纳斯

我在老家就读的那所中学，原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市教会学校中率先拒绝了“美援”，回到新中国的怀抱，而执教的原班老师，全部留校继任。广大教师对新中国倾注了自己的一腔热血，而且文化素养较高，教授得法，加上当时的教学方针正确，学校越办越兴旺，成为全市的重点中学之一。

上初中的时候，美术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他姓杨名苏，当时30出头，已是全省著名的青年画家。他特别强调绘画要注意人物表面光线的变化和明暗的对比。我也许有点这方面的天赋，对他的教导总能心领神会，画得较好，被同学们称为“明暗对比家”。杨苏老师也很器重我，他甚至说过可以保送我进中南美院。可是，父母却希望我能另有专长，于是我选择了一所工科大学，终于与绘画艺术无缘了。

初二时，美术课开始教授人像和风景画。画室里放着许多石膏制的头像和半裸的人体全身塑像，但都是洋面洋身，中国人的塑像只有一尊，是神情庄重的毛泽东半身塑像。在众多的塑像中，令我最为惊异的，是维纳斯的全身塑像。引起我关注的，不是她的神情，也不是她的体态，而是她缺了两只手臂。我禁不住问道：“杨老师，她怎么没有手臂啊？”“全世界的维纳斯都是这个样。”尽管杨苏老师似乎答非所问，我却牢牢地记住了他的这句话。

后来，我长大了，工作了，到过许多地方，也看到过许多大

小不等的维纳斯塑像，果然全都是没有手臂的。杨苏老师没有骗我，他说的是真话。但是维纳斯的手臂是怎么失去的呢？我心中的这个谜，还是没有解开。

一个偶然的时机，我终于从一本论述希腊雕塑艺术的专著中找到了答案。维纳斯塑像是1820年由一位农夫发现的。原像手臂齐全，姿态自然，身高两米有余。当时一伙商人见到后当即买下，准备装船运走。另一伙商人见到后也要买下，双方争执起来。就在塑像被抬过跳板，即将上船之际，两伙商人你争我夺，塑像被甩下海滩，两只手臂折碎了。迄今为止，谁也搞不清维纳斯原来的两只手臂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成了希腊艺术史上的不解之谜。

据说，近代的几位著名雕塑家曾试图为这尊塑像再造手臂，但总感到自己塑造的手臂配不上维纳斯优美的体态，只好作罢。这样，维纳斯就永远地失去了手臂。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想起他说过的这句话：“全世界的维纳斯都是这个样。”在冥冥的追思中，我忽然想到，他很可能早已知道维纳斯断臂的那段历史，只是因为我当时年纪还小，他没有对我细说罢了。

杨苏老师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心中的上帝把他召回天国去了。假如真有天国，他是可以在那里安心地作画的，或许还会为维纳斯再造两只手臂。可是，我们永远也看不到他的新作了！

断臂的维纳斯啊，你不知多少次勾起了我对逝去岁月的追想和对故人的怀念。



三 怀念哀牢

我曾经多次向别人请教过，云南哀牢山的“哀牢”是什么意思。得到的解释却有几种。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哀牢”是傣语的汉语译音。哀牢山脉位于元江水系西侧，绵延数百千米，山下有富饶的戛洒、漠沙和元江坝子。在这里居住的少数民族，以傣族的支系花腰傣占多数。因此我乐意相信，“哀牢”就是汉语中的傣语。

我在云南从事水电建设多年。因为哀牢山的河流水力资源丰富，很适宜修建中型水电站，有些地方还可以修建水库，所以我与哀牢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地的傣族朋友曾颇为得意地告诉过我，在哀牢山上，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流水长年不断。这话一点儿也没有夸张。古人云：“黄河之水天上来。”其实，在哀牢山的茫茫林海里，你不难遇到高差一两千米的“天上来水”。而元江水系的东侧，与哀牢山只有一江之隔，却是另一种境地。这里植被稀少，干旱缺水，江东江西反差极大。由此可见，大自然也很是“分配不公”的！由此还可见，哀牢山“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源于山有多高，林就有多高。假如山上的原始森林消失了，长年不断的河水也就消失了。

我第一次考察哀牢山上河流之源，是在1969年夏季。这条小河名叫南恩河，沿途瀑布、跌坎不断，令人赞叹不已！尤其令我赞赏的，是它那清澈甘凉的水质。我们沿着山间小路，花了近五个小时攀登到南恩河的源头。尽管当时烈日当空，而林中却遮天蔽日，从